



取二十二史畫日披讀
而選其殊尤者爲闡外
春秋蓋將軍得專制闡
外云每一將旣錄其行



事而按之又評之亦有
褒貶之義焉故曰春秋
也上下數十代不同一
鼓鞶矧守百十君不同

一樽俎大小萬千戰不
同一批擣智勇千百人
不同一折衝而欲握不
律月旦之實難措手余

懵懵當之非狂卽僭我
知罪矣然而鷄有尸魚
有王也茲編皆將術而
人主當有將將之術是

故譽乎微之爲著者疆
持乎負之爲勝者霸忍
乎敗之爲成者王轉乎
危之爲安者帝悉於兵

法取衷焉如殷蓋之後
期蘇建之喪師李廣之
殺降管敢之導虜鄧艾
之專擅王濬之忿狷馬

謾之違令僧辯之反復
道宗之黷貨巨容之養
寇漢超之漁色曲端之
傲物則將之過也若蘇

代間白起郭開齧樂毅
石顯沮延壽梁松構馬
援義康排道濟祖珽忌
斛律朝恩觭子儀元振

詆光弼段凝譖劉鄩趙
巖訾彥章德超誣曹彬
秦檜陷岳飛則將將者
之過也茲編出而將能

開外春秋
熟讀之必且勒鼎銘鐘
報君恩而酌知已將將
者而能乙覽之必且築
壇推轂三錫命而懷萬

邦豈曰小補之哉今

天子威靈神聖其臣不及

卓然

中興之令主乃者以奴之

內曩賊之蔓延

焦心旰食

臨朝而歎思得頗牧澡渭

水之耻掃潢池之塵

特霈綸音與天下更始諸

凡帖括之士必籍韜鈴

騎射自獻其身非是者

不得進著爲令茲編則

章縫之乘韋甲乙之羔
雁也余髮如此種種惟
誦老驥伏櫪之詩以消
遣壯心而已其藥言兵

鬪二書海內久已耳而
目之口而心之不具論

崇禎丙子立冬日

白毫子尹商題

自漢以來武將殿

崇節內立冬日

自冬而後必不具

自冬而後必不具

凡例

一各將皆以正史為主而別采稗官小說補綴參伍成章其或編內不便插入者即附載于各傳之後

一是編原從大將立論故以大將為首而中有以宰相督帥者是文帥也另列一目所以別于武帥也

一同是大將而守有謀略過人者目之為謀將有文雅可稱者目之為儒將有勇猛雄

壯者目之爲鬪將武藝絕人者目之爲藝將雖有先後而實無軒輊也

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各將中有伏節死義其心與日月爭光其名與天壤俱敝如雲長子明諸公卓然當另爲一目

一諺曰太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故免死狗烹千古永歎然知幾者必急流勇退如龍飛鳳舉不可得而羈縻也知幾

其神乎目之曰智將

一陳壽作三國志共六十五卷魏得六之半二國共得三之半又以關張趙馬黃共一傳是以寥寥數語而關張趙三公驚天動地手段今未表章余惟三公忠義英雄古今少震安得湮沒其行事爰采野史稍緣飾而參補之庶幾稱全傳矣

一坊刻百將傳係某公所編而似非出于博洽之筆其書詞語多不典雅氣脉亦不聯

貫又或割裂刪改前後自相矛盾乃點金成鐵手也余悉取正史改訂俚者文之漏者補之離者合之複者芟之要令讀者一開卷而恍如見其人焉

一坊刻武經武志將鑑登壇等書各有立言本旨間亦采其一二然非出自一人之手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驚獨坐也內有抄傳失真及勦襲陳言者置不錄

一 是編以春秋立名是以各有美刺如陳桎

書燭影搖紅事雖雷劈其筆必不改作也要之聖人而下瑕瑜不妨並見功過亦可相準輒於斷語中稍示大略云

一文帥原以謀略御衆不在擐甲跨馬如諸葛孔明韋懷文裴中立寇平仲張德遠其選也而陸法和特以奇術著聞余從北齊書中搜出見世間原有一種異人也

一 武人必以勇猛爲威如楊大眼薛孤延達奚長儒麥鐵杖沈光權武薛萬均契苾何

力陳昭袞諸公皆他書所未錄余於全史
中拔出不隨人耳食者也
一各將傳首先列其官職有一牙牌書不盡
者欲使功名之士見其高官美秩惓然生
艷慕之心亦必勃然動步趨之想
一編內曰按者就其行事而立一供案僅僅
櫟括大凡而已曰評者則必取其生平推
勘詳盡從公點定其佳惡而袞之鉞之余
誠僭矣

一本朝中山王而下惟揚詡其功伐之美而
未敢吹求非阿其好也蓋言其所長則所
短自見耳

一昔人著書每以寫孤憤而抒牢慄故有碧
雲駁斌祿祀書蘊書等名全無關於世故
此編惟欲安中國而攘夷賊所謂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也

一春秋本魯史自經○○孔子筆削而後世
尊之曰經其名遂重然有晏子春秋呂氏

春秋漢晉春秋九州春秋則取以名書無妨也

一李筌曾作闡外春秋余止耳其名未見其書茲編不知相符合否亦不知其中亦有斷案否海內博雅君子倘有藏得舊本者願出以相證更見其有同心也孔子曰述而不作豈欺我哉

一國朝王侯將相後先戡定之功難以臚列余博采吾學編憲章錄張文忠集弁州

史料獻徵錄皇明通紀太泌集諸書纂緝成傳其不關切軍政者略之或稍附一二則於本傳之末非掛漏也

一萬曆年間文武名將最多如邢玠萬世德葉夢熊麻貴蕭如薰如蘭董一元馬孔英陳璘杜桐王威諸公無征伐之實錄可攷姑俟訪求詳確續爲增入

一昔司馬子長作史記必采左傳國語國策越絕諸書刪潤而成從來未有無本而鑿

空杜撰者也 國朝諸公行軍用兵告
廟飲至諸事實散見於剪勝新聞草木子
一統志近峰聞略水東日記菽園雜記震
澤紀聞功臣錄客座新聞炎徼紀聞閒中
今古錄雙溪雜記傳信錄枝山野記鎖綴
錄雙槐歲抄莘野纂聞海涵萬象錄復齊
日記皇明紀略西湖塵談餘冬敘錄西樵
野記天順日錄立齋閒錄西南夷傳孤樹
哀談苑洛雜識秘錄交事紀聞余惟取其

近於理而不舛於事者討論撮合若太怪
異太詭竒者不錄

一諸將行事議論有關於成敗者必連加圈
點以示提挈之意

一相將謀臣筴士凡有關於軍事之大者必
加一于本名上以便識知

一凡州郡地方之名凡係戰場所經每于其
處加 一 以便考鏡

或欲讀此書者宜先觀此總目

其後則依卷次而讀之

此書之宗旨在於明經

一則錄其要而略其繁

二則取其精而遺其粗

三則詳其始而略其終

四則取其大而不遺其小

五則取其善而不遺其惡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總目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一卷

十大將門

二卷

六大將門

二卷

五大將門

四卷

四大將門

五卷

五大將門

六卷

六大將門

七卷

七大將門

八卷

八大將門

九卷

文帥門

十卷

文帥門

十一卷

文帥門

十二卷

文帥門

十三卷

文帥門

十四卷

文帥門

十五卷

忠將門

十六卷

忠將門

十七卷

忠將門

十八卷

忠將門

十九卷

智將門

二十卷

智將門

二十一卷

謀將門

二十二卷

謀將門

二十三卷

謀將門

二十四卷

謀將門

二十五卷

謀將門

二十六卷

儒將門

二十七卷

儒將門

二十八卷

藝將門

二十九卷

藝將門

三十卷

闔將門

三十一卷

李牧

趙奢

卷之二

大將門

韓信

衛青

霍去病

陳湯

馮奉世

卷之三

大將門

岑彭

吳漢

耿弇

皇甫嵩

司馬懿

周瑜

卷之四

大將門

陸遜

羊祜

王濬

王僧辯

賀若弼

李孝恭

李靖

李勣

卷之五

大將門

蘇定方

裴行儉

李光弼

郭子儀

李晟

李愬

馬燧

卷之六

大將門

渾城

曹彬

耶律休哥

种師道

吳玠

吳玠

伯顏

卷之七

張弘範

大將門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公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卷之八

大將門

宋國馮公

潁國傅公

涼國藍公

定興忠烈王英國張公

太傅襄敏威寧伯王公

三立堂新編闡外春秋目錄

卷之九

文帥門

周亞夫

諸葛亮

謝安

陶侃

卷之十

文帥門

唐休璟

張仁愿

郭元振

裴度

寇準

范仲淹

卷十一

文帥門

張浚

虞允文

史天澤

卷十二

文帥門

太保文襄楊公一清

太傅忠肅于公謙

靖遠侯忠毅王公驥

柱國武功伯徐公有貞

卷十三

文帥門

太子太保襄毅項公忠

都御史襄毅韓公雍

少保襄毅程公信

太師端肅馬公文升

少保吏部尚書王公瓊

都御史馬公昊

卷十四

文帥門

太保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太保襄毅楊公博

太保兵部尚書張公佳胤

太師襄毅李公化龍

三立堂新編關外春秋目錄

卷十五

忠將門

耿恭

馬援

關公雲長

麥鐵杖

契苾何力

卷十六

忠將門

張巡

段秀實

王公駿

李抱真

王彥章

楊業

宗澤

卷十七

忠將門

岳飛

李顯忠

卷十八

忠將門

魏勝

李寶

東丘郡侯花公雲

定襄侯忠武郭公登

少保都督忠壯杜公松

少保左都督忠烈劉公綖

卷十八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目錄

卷十九

智將門

范蠡

張良

鄧禹

沈慶之

于謹

韓擒

閩外春秋

目錄

智將

序

卷二十

智將門

王全斌

韓世忠

文成誠意伯劉公墓

文成新建伯王公守仁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目錄

卷二十一

謀將門

管仲

孫臏

吳起

田單

趙充國

王霸

馮異

班超

卷二十二

謀將門

虞詡

朱儁

張飛

呂蒙

馬隆

周訪

謝玄

王猛

檀道濟

卷二十三

謀將門

王鎮惡

陸法和

高仁厚

崔浩

宇文憲

卷二十四

謀將門

常孝寬

劉鄩

周德威

郭崇韜

曹瑋

卷二十五

謀將門

尹繼倫

狄青

种世衡

劉子羽

劉錡

榮國恭靖姚公廣孝

左布政陶公魯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目錄

卷二十六

儒將門

祭遵

皇甫規

張奐

杜預

王忠嗣

韋叡

余玠

卷二十七

儒將門

孟珙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少保左都督戚公繼光

都督俞公大猷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目錄

卷二十八

藝將門

李廣

趙雲

斛律光

史萬歲

長孫晟

卷二十九

藝將門

權武

沈光

尉遲敬德

薛仁貴

哥舒翰

楊大眼

畢再遇

梁國武莊趙公德勝

忠國公石亨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目錄

卷三十

鬪將門

段頻

張遼

徐晃

周泰

甘寧

鄧艾

卷三十一

關將門

楊素

達奚長儒

王羆

王君廓

秦瓊

薛萬均

高開道

卷三十二

李道宗

關將門

薛孤延

牛存節

陳昭衮

耶律斜軫

王德

楊存中

東平武烈王朱公能

寧遠伯李公成梁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一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論曰三代而上未有大將之名。至西伯得太公于渭水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號曰太公望。云載歸而立爲師。夫太之。聖之。師之名莫尊焉。而尚父仗鉞秉旄以誓。權莫重焉。非大將而何。是以牧野一戰。倒戈攻北。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化國爲天下矣。儒生之第武者。往往首太公。而後世尊之爲

武成王。幾欲與吾至聖對峙而兩鳴。嗚呼盛哉。厥後孫武。斬吳之寵姬。穰苴。斬齊之寵臣。未登壇而行大將之事。若韓信之滅秦。蹇項。芟雉。羣雄功業爛焉。而當時高帝擇日齋戒。築壇場。具殊禮。則大將軍之威權。赫然與人主侔。尊矣。重矣。蔑以加矣。

又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者。國之爪牙。君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聚萬兵而擇一將。聚百將而擇一大將。將以將衆。兵大將以

將衆。將所賴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剗萬里之山河。蓋其重哉。古人隱身屠釣之中。精心韜鈴之略。識足以洞遠。而啓微。智足以當機。而立斷。力足以肩危。而荷鉅。德足以厭衆。而銷萌。一旦登壇仗鉞。銅符在手。金印在肘。鴟張虎視。拔山扛鼎之雄。莫敢嬰其鋒。封豕長蛇。鳴鏑控弦之衆。莫敢挫其銳。重關沃野。懸厓飛棧之國。莫敢負其險。叢林密箐。憑山嘯峒之羣。莫敢逋其辜。蓋天生斯人。以爲社稷。學貫天人。才兼經緯。堂



原件短缺

堂之列。正正之旗。戰必勝而攻必取。夫惟真正英雄。方能勝其任而愉快也。蓋聰明秀出爲英。膽氣過人爲雄。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何等胸襟。何等氣魄。何等才諳。何等節槩。而豎儒乃撮堅忍致人之說。欲舉仁義節制之規模。歸于鬼蜮豺狼之奸賊。豈知將乎而況大將乎。余故選周太公望等十某某人爲大將標于篇首而列其行事如左。

問之曰。吾東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邑外過。武王於是欲修文王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主舟楫官名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

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而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登鹿臺遂追斬之師尚父謀居多武王已平商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於安丘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甘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卽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而止所著有六韜三略行于世

按太公用兵固以仁義爲本亦以權謀爲用故其行事多陰謀與奇計若不信卜兆而彊

行以平商是其不惑于鬼神也語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治齊而主于舉賢尚功故立國最強桓公用之而霸天下焉

評曰儒者謂太公爲兵家之祖今世所傳陰符三略六韜介冑之夫尸而祝之矣然陰符最爲玄奧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爲主近於苦縣之說六韜立猶豫狐疑之戒近於西河之說其言山兵澤兵近於谷戰水戰之說曰十四變與吳子之十三擊同日十一卒與吳

子之五練同。曰銳教戰與士先教戒之說同。曰分險與過敵谿谷之說同。兩不張蓋等語。與尉繚子同。火戰等說與孫子同。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而又不切于兵者。強半卽切于兵者。亦非活法也。文伐十節皆陰刻陷人之語。非文伐之義。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輕重失倫。非股肱羽翼之義。其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而先之以軍讖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而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斷乎非太公之自著矣。若曰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燄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不進者重傷人物也。真足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焉。又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

之心。千載爲名言矣。

太公未見文王先入夢兆。非熊非羆。伯王之器。爲灌壇令。龍神不敢以風雨過。八十而鷹揚。不獸運籌帷幄。又且馳駟甲馬。分茅裂土。百餘年而後卒。吾不能覩其神謀秘略。卽精神筋力。何其迥異乎人也。

吳將軍孫武

武子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寵姬二人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旣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

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使使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

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可也。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按自古良將用兵，必先明節制。余觀孫子勒兵，始而立隊長，令之視前後左右，所以束其伍也；繼而歸罪于將，而緩須臾者，所以服其心也；後歸罪于吏士，而膏斧鑕者，所以正其法也。雖復粉黛妖嬈，不寒而栗，況士卒乎？斯之謂節制之師。

評曰、孫子十三篇、談兵者奉之爲師、乃闔廬
之入郢、武爲將軍、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沼
其國、吳王奔走、自救之不暇、武絕未嘗出一
計、以弭禍、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何以自
解也、今其書具在、九地曰、威加于敵、則交不
得合、方吳之入楚、秦因包胥之哭、而出兵救
之、目中無吳王也、斯不威之甚矣、作戰日久
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敝
而起、攷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其

暴露不可謂不久矣、宜越人之乘間而入其
國矣、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
平王之尸、所謂復一人之私忿、以激怒敵人、
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致死、而讐吳也、
武之功亦罕矣、以武自著之書、而不能自用
之以取敗、蘇老泉所以疑其有應敵之才、而
怪不能踐其言也、豈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
用智歟、抑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歟、吾故斷其
爲言兵之雄、而未敢信其用兵之神也、

唐杜牧之論孫武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故梅聖俞評其書爲戰國相傾之說。而鄭厚則以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而宋初四庫書目所撰孫子注二十餘家。人輒雌黃。未有以折也。夫聖俞自背于杜鄭。殆故剗爲異。求前前說而空之耳。卒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雖吳用兵時。僂荆三尸。而倒行逆施之。非武志也。蓋梅聖俞涉孫氏之譎者也。而遺於

仁。則詆以爲傾險。鄭厚亟取其仁者也。而略於譎。遂擬以論語易大傳之流。夫妄詆且擬而罔中其窾。等過耳。然則數世而下。評武子者。牧之其知言哉。王弼州云。世傳孫子十三篇。其言或不盡傳。大要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然也。然也。

余閱從游宣和殿記。政和五月四日。燕輔臣於宣和殿。上先御崇政殿。閱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宮人列於殿下。鳴

鼓擊折、躍馬馳射、剪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女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不知金兵來時、此輩匿在何處耳、

齊大司馬大將軍田穰苴

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

且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畱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

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

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
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
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
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
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
寢旣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譖於景公景公退穰
苴穰苴發病而死其後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追論古者司

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

按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業有殺賈之意矣
日中而賈不至輒仆表決漏申明約束剗刃
之心真勃勃乎不可遏惟斬賈而軍令嚴惟
斬君使之僕而軍法振又善撫士卒人皆樂
戰則心志齊一矣故不戰而屈晉燕之兵
評曰司馬兵法閎廓深遠太史公稱其文雖
三伐征代未能竟其義今觀其行師而拊循

士卒是文能附衆也。出戰而燕晉罷兵，是武能威敵也。洵不負平仲之薦矣。

秦上將軍武安君白起

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其後無歲不興師攻韓，取魏，伐趙，取楚，入其地。至昭王四十七年，秦又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軍，奪西

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且疑，遂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齧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悉更約束，易置軍吏。武安君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

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

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繇是與應侯有隙。四

十九年，昭王旣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何也？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旣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今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何謂而不可？武安君曰：先是楚王恃其國大，不恤

其政百姓離心。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

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齧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擾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

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于罪，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僇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君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

去。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篤。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旣行，出咸陽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

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按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王奔州謂七雄之末善戰者勇莫如起夫起用秦師攻諸侯無不糜碎者蓋亦有權謀焉是寧獨徒勇而已哉

評曰臨敵易將自古所難況以括易起是何異弃蘇合之丸而取蜚蜋之轉乎夫藺相如曾言括能讀其父書而不知合變其父云必破趙軍其母亦上書言其不可使試攻彼拜

將之日所賜金帛盡買田宅至軍而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皆取敗之道也乃白起與應侯有隙而性復殘忍好殺宜其有杜郵之禍矣嗚呼

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賈偃卒二萬于河攻涇城斬五萬計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甚耳以一人而前後所坑斬將百萬古今之慘莫以加

矣。宜秦人之痛心疾首，剗刃於腹，而反憐之，又祀之，何哉？余獨怪四十萬人之歎也。鄉使其中有一二人知降之必死，而瞋目語難衆人響應，則張空拳猶不可當。況數十萬人被堅執銳者乎？

秦大將軍王翦

翦，頻陽東鄉人，少而好兵。事秦王，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於是王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蒙恬攻平與，攻寢，大破荆軍。信又破鄢郢，於是

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王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強起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軍數挑戰而

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按翦智將也，必索六十萬人，是翦鬪力不鬪。智也。吁！此翦之智也。信輩不知也。秦兵之強，帶甲百萬，翦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翦以重而馭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而必疑焉。故又陽請美田宅爲子孫後計，有以釋其疑。此翦之所以爲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

豈必六十萬衆而後可耶？不然前日滅趙亦翦也。何未聞如是之衆乎？評曰：名將御軍必養威持重，如不欲戰及決機應變，氣勢益溢，毅然而不可遏，蓋有卓識而又有定力也。夫堅壁休士，必待軍中投石超距而後用之，所謂謹養勿勞，并氣積力，非老成績密而能之乎？若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熟知秦王怛中而不信人故也。庶幾明哲保身之道焉。

史遷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致物身。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燕上將軍亞卿昌國君樂毅

毅之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賢。好兵。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燕昭王以爲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服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

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于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

湣王敗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收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聞于燕，曰：齊城不下者，南城耳。然所以不早拔

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子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

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正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

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大敗齊人。齊王遁而

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于是燕王復以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

按昌國君連趙楚韓魏四國之師以破齊遂
乘勝長驅獨至臨淄下七十餘城可謂勇矣
而不能下莒與卽墨者何哉蓋士卒暴露既
久是爲暮氣所謂強弩之末力也
評曰應侯行反間以去廉頗而趙果以趙括
代之田單行反間以去樂毅而燕果以騎劫
代之然一則曰趙王已怒廉頗一則曰燕王
已疑樂毅此見君臣之間原不相信而讒間
得入之也其後頗卒死于壽春毅卒于趙非

爾。二將巧于前而拙于後也。則讒諂之蔽明焉。
杜子美詩悠悠委薄俗。鬱鬱迴剛腸。此語甚
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人亦當有味
此而泣者也。

此而... 趙... 宜置... 饗士... 匈奴... 趙大將軍武安君李牧... 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 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 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 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

趙大將軍武安君李牧

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

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

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

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

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敵禽將者破能。賞百金。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禡、襜破、東胡降。

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初，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救燕，拔武遂、方城。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按漢文帝時，馮唐為郎中，因帝問廉頗、李牧為將，良對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良久，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

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能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故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非御將之道也

評曰李牧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所以畜力養銳以逸自處蓋用而示之不用者及單于擁衆來入而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是能使敵人自至我致人也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武安君病鉤短偃如鉤即身大臂短不能及

地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狀如振楸楸門纏之以布韓倉讒之以爲王觴將軍將軍爲

壽而捍七首當死。趙王信之，賜死武安君。北面再拜，舉劔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劔徵之於柱，以自刺。徵驗也。驗不能及。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趙大將軍馬服君趙奢

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稅租而平原君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子于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于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

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險狹難救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日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畱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

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而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鐵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

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

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其後括軍果爲白起所敗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按關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也秦攻韓而移兵關與蓋出趙之不意也趙議發兵救之廉頗不肯輕用其名鬪成敗於鼠穴趙奢起於微細一戰而勝然則頗遂不若奢與不知頗秦所忌也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不疑頗將則敵畏而備堅矣故奢之事頗雖勇

不能行。頗之言奢。雖勝不能奪也。評曰：兵法始如處女，後如脫兔。趙奢明于谷戰，故云道遠險狹，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又明于爭地，故納許歷之諫，即發萬人趣北山上。繇今思之，尚凜凜有風發河決之威。允稱良將矣。觀其說平原君云：而能以法治用事者，輒殺九人。蓋其才長于治國者，寧獨優於治兵而已乎。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一終

三立堂新編閩外春秋卷之二

華胥外史漢陽

尹商

于皇甫

著

韓信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因絕去。釣於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

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作勝於是信熟視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信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

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也，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恂恂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都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

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令齊趙共擊楚。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兵不能西。其八月。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擒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復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闕

與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軍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乃敢引兵。遂下。未至

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

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三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擒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

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卒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必置之死地，使人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不肯言。信再推讓之。於是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身死泚上。今足下虜魏王，擒夏說，一舉下并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足下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則劉項之權

未有所分也。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之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必服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

引兵東，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眾，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

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于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虜廣，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漢王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其苦秦久矣，相與

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左投則漢王勝，右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

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

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非天下之賢聖。因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

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黓。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

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
驩也。然而宰相擒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騭。陳。澤。故
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
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
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
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且臣聞勇

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
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
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
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
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
遂謝蒯通。漢五年。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
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
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

楚中尉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楚王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帝至信來謁上上令縛信信曰果若人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而益善上笑曰多而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漢十年陳豨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會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按鄼侯婁言信于上而未之用何無所用其力故信之亡也何教之也信亡而身追之方

可假之以聳動高帝耳。帝自知不可無何。故如失左右手。及何謁帝而乘間推轂。則帝不覺墮其雲霧中。而遂得大將矣。何真信之知已也。而信自始至終。矜已之能。誤認高帝爲知己。而無一語歸本。鄼侯信全不知何之爲知己矣。卽受鄼侯之給。被鐘室之禍。猶弗之悟也。悲夫。

評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計畫。論項王及漢王得失。如指諸掌。卽孔明初出隆中。與

昭烈論三國形勢。亦不能過。世言太史公文仙。李白詩仙。劉伶酒仙。而韓信兵仙也。豈不然哉。但其自謀全不臧。何也。假王之請。垓下之爽約。皆所以致蹶。安得不死耶。高帝雖極厚信。亦極忌信。史稱將則以張耳監之。及信下魏。破代。輒使人收其精兵。帝蓋未嘗一日忘信也。而多多益善。益啓帝之猜。安得不死耶。當是時也。信能如魯連之辭爵。而飄然海上。則善矣。而猶怏怏不朝。耻與絳灌噲等伍。

雖欲不夷滅得乎。甚矣韓信之歎而不忍背漢也。方龍且敗而項王恐，使武涉說之而不動，歸報項王。項王按劍長歎，不勝其怒，而恨涉說之不工也。涉引朽木搖屋爲喻，曰：彼其有所以結之者，則非徒解推之恩已也。高帝拔之行陣之中，授之上將之印，言聽計從，親信之深信之，感恩極矣。故謝涉曰：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嗟乎！信固無負於帝也，亦足以贖其自王之罪矣。

王弼州讀陳豨傳而斷信之必不反也。夫信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謀，豨其時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胸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定代，破臧荼，侯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斬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豨初固未嘗反也，乃遽與信謀，其

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繇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動靜，豨之勝負，俱知之，不應爲一女子所給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詞族之而不能難，帝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馭諸桀將矣。信不反，卒以反誅，嗚呼！可慨也夫。從古未有天下而三分者，而蒯通之說韓信

曰：誠能聽臣之計，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突剗此奇論，此等超世卓識，豈庸常人哉？夫鼎足之事，通立言於赤帝方興之日，而直成於炎祚將燼之時。詎止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已也。惜乎其失言耳。

漢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青字仲卿，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少時，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爲建章侍中，歷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籠城。

漢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青字仲卿，平陽人。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少時，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青爲建章侍中，歷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籠城。

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元朔元年春，衛子夫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復將二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五年，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等四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等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

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與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兵皆屬焉。大將軍立號而歸，益封青八千戶，而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

周勃外春秋 卷之三
祿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
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何敢受封。上
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
下公孫敖等十人。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朱英。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
等六將軍咸屬焉。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
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翁侯。見急。匈奴誘
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
軍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
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
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
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青
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元封五年薨。

青本平陽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勅令擇國中貴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平陽主云。

按蘇建失律，軍法當斬。仲卿不卽誅之，而囚詣行在所，蓋以刑辟不專于已，威斷獨歸于君。不第守人臣之分，亦且以尊朝廷也。評曰：匈奴以青兵不能至，飲醉故。青等遂得夜圍而勝之，卽近日各邊搗巢之說耳。倘亦

兵法之出其不意者歟。余嘗怪大將軍軍功極多，而史漢兩傳中全不敘其善治軍旅。何若雖復奇謀秘計，亦未嘗點綴一二焉。豈仲卿憑椒房之援，而斬捕首虜，未必至五萬之多耶。觀其傳末云：「大將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蓋貶詞也。太史公作衛青傳，惟言大將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及追至寘顏山，趙

信城云云此等戰功最奇絕。太史公儘力描

寫亦不臚列其籌策云何。殆不可曉。

目日旦入至二百餘里。太史公描寫如畫。是

千載未有之戰。亦千載未有之文。而騷人墨

士遂得祖之以歌出塞。賦從軍。真令人神馳

而目眩也。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

不相見。又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

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

嗚呼。世事翻覆不常。匪獨平陽主一事而已。

楊杲宗為丁晉公築第。丁貶海上。朝廷以第

賜杲宗。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視刻

工名。多美所造也。吁。可畏已。

漢大司馬驃騎將軍冠軍景桓侯霍去病
 去病大將軍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再從大
 將軍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
 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冠軍侯元狩二
 年春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轉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
 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
 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
 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

關小春秋

卷之三 大將

三

上谷參美... 金銀貴... 漢書... 景桓侯... 霍去病... 驃騎將軍... 冠軍侯... 元狩二年... 春... 驃騎將軍... 萬騎... 隴西... 轉戰六日... 過焉支山... 千有餘里... 合短兵鏖... 臯蘭下... 殺折蘭王... 斬盧胡王... 銳悍者誅... 全甲獲醜... 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 捷首虜八千... 九百六十... 級收休屠... 祭天金人... 益封去病... 二千二百... 戶其夏去... 病與合

騎侯敖等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去病踰居延至
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又益封五千四百戶賜校
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又四人皆封列侯
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
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軍亦
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繇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
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
亡數萬人欲召誅渾邪王休屠王等謀欲降漢
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

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王裨
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
得與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
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
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上嘉去病之功曰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城王渾邪王及
厥衆萌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
餘人誅獍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

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
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
之半以寬天下徭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
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
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
幕輕畱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令大將軍
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
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後青軍

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去病出代右北平二
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所捕功已多於青旣皆還
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約輕齎絕大幕執訊獲醜
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
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
將軍賞賜勝多而青不得益封兩軍之出塞塞
闕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
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
司馬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上嘗欲教

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士爲遣大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事多此類。去病元狩六年薨天下悼之發屬國玄甲軍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諡曰景桓侯。

按兵法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張騫導軍而

無飢渴一合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去病所

將常選二合也兵法重地吾將去其食去病

輕齎絕幕取食於敵三合也渠自言顧方畧

何如不至學古兵法然未嘗不暗合其與衛

仲卿威行塞外立功沙漠豈偶然哉

評曰傳稱去病所將常選是其功在人又曰

亦有天幸未嘗困絕則所以成功又在天也

但出塞之馬凡十四萬而入塞者不滿三萬

其所喪士卒當亦稱是甚哉人主之不可窮

兵黷武也。若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塞外士卒乏糧而去，病尚穿域躡鞠自如，蓋其少而幸爲天子侍中，未免有紈袴習氣耳。萬里征伐，不錄其過，曷足怪也。

漢西域副校尉關內侯追諡破胡壯侯陳湯，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獨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後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繇是怨漢，擁

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
元四年、郅支單于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
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旣至、郅支單于怒、竟
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
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郅支困辱
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願歸計疆漢
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爲人沉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每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郅支

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
屯田吏士、○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
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
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
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
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
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陣、益置楊盛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

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謂密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閱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責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明日前至郅支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延壽

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應、又聞
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
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城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
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
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平明、四面火起、
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
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

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斬單于首、得漢
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凡斬闕氏大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
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郅支單于慘毒
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
賴陛下神靈、陰陽竝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
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
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御史大夫

議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丞相御史惡湯矯制，言湯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擒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上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也。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聖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夷懼伏，莫不懼震。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

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社之報。反屈相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畱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成帝卽位。丞相復奏前事。湯坐免。又以他

事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海內。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非

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湯後坐事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因寃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

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先帝嘉之，會其寢疾，猶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功獨匡衡排而不予，只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寃，拘囚，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至今

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擒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復制于脣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後追諡破胡壯侯。

按子公與君況同出西域。而擊郅支時。君況猶豫不聽。子公獨矯制發諸國兵。其膽畧度越君況遠矣。未至單于城。凡三止營。及四面圍城。各有所守。蓋大兵深入。難以驟進。此正公子沈勇。有大慮多策謀處。漢廷公卿將相不少。而獨富平侯物色子公。

豈彼皆瞎眼而勃獨具眼耶。乃勃以舉湯削戶得惡諡。子公既封侯。貴重矣。獨不上一疏報知己之恩。雪誤薦之罪哉。九京何以相見也。

評曰。陳湯之功。千古無兩。而匡衡石顯罪其矯制。不知所惡。夫矯制者。謂其功可相方。非若出百死。入絕域。揚旌萬里之外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耳。誠使裂地封湯。

而著爲令。曰有能矯詔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卽欲再賞一人。更數十年。未有繼也。如是。則既足以表章其功。而亦不開後來生事要功之端。計之善者也。閱劉向谷永耿育三書。則知腐儒如匡衡輩。徇私忘國。妬賢嫉能。千古一轍。此英雄智士所以甘心槁項巖穴而不肯輕出也。班掾謂湯儻募不自收。歛卒用困窮。亦矮人觀場之見耳。子公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便有鳴劍伊吾。

之志。其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又詘指計烏孫之圍。曰不出五日。籌度屢中。雖智囊蔑以尚之矣。

漢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典屬國右將軍執金吾
關內侯馮奉世

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方學春秋。涉大義。明習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從軍擊匈奴。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污爲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

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
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
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
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
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
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執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
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

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
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
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之
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此馬名象龍而還上甚說

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
宜加爵土之賞少之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
指本爲送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
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

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後爲執金吾常惠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音參旁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洪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

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

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

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

三發輶而隴反也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

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

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

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歛時未可多發發

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

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

之心而羗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

屯首陽西極山名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羗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羗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皇帝聞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

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閒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擒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十月兵畢至。

隴西十一月並進。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上曰。羗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畱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賜奉世爵關內侯。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瓜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克國。

按善用兵者必識權變之宜。酌多寡之用。馮子明使外國。則因莎車之叛。以節告諭諸國。而發兵滅之。典屬國則憤西羗之反。而執意

請兵四萬而並進以破之。可謂知兵矣。乃天子大發兵六萬人。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但願得衆。不須復煩大將者。何恐其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也。而天子下璽書勞奉世。其褒崇之者甚至。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明以主將推轂奉世矣。遂能斬虜數千。威加遠蠻。雖易稱折首。詩美來威。何以加焉。

評曰。奉世本以皇華送大宛諸國客。而見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殺漢使者。又與匈奴歃盟。畔漢鄯善之道不通。遂假便宜。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誅莎車王。雖踰義干法。立功萬里之外。威震殊俗。名揚四海。帝且召見韓增。賀所舉得其人。而蕭望之獨以矯制違命爲罪。媚嫉孰甚焉。功成難居。自古記之矣。

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其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以

爲奉世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漢法矯制不得侯今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封爲列侯臣愚謂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功同賞異非聖主所以勸忠厲節之意也。

漢執金吾潁川太守前河內太守行大將軍專

雍奴威侯寇恂

恂字子翼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

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發。況兵恂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況曰。邯鄲方盛。力難獨拒。如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

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問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禦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畱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使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

萬養馬二千、足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強將兵三萬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止。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多投河、死者生獲萬餘。恂與馮異渡河而還。自是

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畢賀、因上尊號。於是卽帝位。時軍食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廩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鑑戒。」恂然

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來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恂潁川太守，封雍奴侯。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

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代朱浮爲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恂對曰：穎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恂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而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畱恂。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及囂死，峻據高平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征之，進軍及沂，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

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意。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

者以爲有宰相器卒謚威侯

按寇子翼堅守河內轉輸不絕可與鄒侯蕭
何比肩論功而又講兵肄射造矢養馬以待
軍興及檄至卽勒兵破賊子翼真文武備足
有牧人禦衆之才也不負仲華之推轂矣
評曰董崇引鮑生諷蕭何之事以規寇恂恂
卽遣兄子姊子爲軍鋒善哉董崇之謀也慕
藺相如屈廉頗之高義而善處賈復揣皇甫
文爲高峻之腹心而卽時誅戮識畧有過人

者故潁川賊平百姓願復借一年一部廿一
史能有兩子翼哉史稱子翼經明行脩名重
朝廷非溢美也

三十年前余嘗出塞見偏裨諸將稱監司諸
公曰恩臺及余通籍晉中縮兩邑符參游諸
公有稱余爲恩府者若故都闔而下公然南
面庭謁之心竊不安曰將軍乘旄乘障當一
面何挹損如是而曰舊規也倘蒐考子翼功
蹟得恂云吾因士夫以致此一語可見武弁

之、必、須、文、吏、汲、引、自、漢、而、已、然、矣、乃、近、日、矯、枉、過、直、有、建、議、欲、勒、郡、邑、長、吏、執、屬、禮、者、果、可、帖、然、行、否、吾、意、積、重、積、輕、之、執、匪、朝、伊、夕、矣、恐、終、難、更、張、也、無、益、徒、費、唇、舌、耳、

編詞小

